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蔣瀌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凡二十五年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顔呼沙呼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

具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
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没將帥甚衆至
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
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
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
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和勒博之後拜甡之弟也拜
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
免祚祀不絶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
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
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庫
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
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
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
海搭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
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環之以

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羅索烏陵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赫合哩柏壽烏庫哩和勤端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

聞以底于亡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發明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君子譏之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因人成事取人之邑爲已有失計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蓋蒙古強而宋室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守緒書及其尚書右丞呼沙呼皆書死之所以深褒函予爲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書金亡所以

見金之自亡而非珙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意也雖然國君死社稷在義之當然守緒東奔西走圖存於亡志不可爲同死社稷可哀也矣同視偷生苟免甘于臣敵如漢之劉禪晉之懷愍宋之欽豈不有愧于守緒哉嗚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抑觀金之亡也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汴宋焉

廣義 夫蒙古攻金西京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與夫鄭損棄闕逃歸此即童貫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郡即尼瑪哈斡里雅布分道入寇也蘇布特之圍汴京與斡里雅布之圍京師也無異伊剌布哈帥師戰敗而逃其與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也不殊昔也康王爲質于金以請平今也曹王爲質于蒙古亦請平昔斡里雅布引兵北去而赦今則蘇布特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爲紙燈而退敵其郭京之六甲妖術歟申福殺蒙

古行人唐慶等其平州人殺金國之使與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于金金之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斡里雅布圍汴金主奔河北而蘇布特亦圍汴焉若夫崔立作亂殺參政而幽親王官努作亂殺左丞而幽其主宋實無之至於蒙古以其后妃族屬北遷其事尤甚於徽欽播遷之日金主如蔡州艱苦萬狀其情尤切於徽宗幸亳之時不惟是耳若其伏節死義之臣在金惟陳和尚齊克紳完顏薩布三人而已其在宋也則有种師中王稟方笈韓挺張克戩等三十人劉靖等十三人又有劉鞈李若水宣贊舍人吳革及欽宗渡白溝而有張叔夜焉嗟夫板蕩之秋其疾風勁草金何若是之寡而宋何若是之多邪葢宋之養士豈若金人之待士哉報施之道自不能無差除耳若其間傷禮而敗義亂倫而絶理者則宋之與金亦無甚相逕庭矣觀此則知天網

之密斷斷乎不可逃也後之欲肆兇惡而奪人家國者盍以前車爲鑒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

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餉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穆延烏登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

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及蔡州破與富珠哩中羅索爪爾佳玖珠等送款請降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羅索爲平章舉城南還遂焚樓櫓蒙古望

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戸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廣義　蒙古奮揚雄踞之心也且烏登以息州來歸宋乃其心之所願耳譬諸一人以物餽人彼自餽耳豈可以其不我餽而奪之耶孟子所謂桀人於國門之外可乎不可乎書曰追殺之者所以著其強暴而目中無宋也宋爲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嚴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發明　貴妃之弟至微也藉田之令至卑也何以書志禍始也似道賈涉之子少爲游博不事操行然其誤國之兆已萌於此矣理宗苟能明此則必謹之於微如姤之繫于金柅勿使浸盛夫何以貴妃之故溺愛不明漸進用事他年貽害病國妨賢故易又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豈可不謹於微而使之浸盛乎宋之亡天下其源益出於此故謹志之然不曰以賈似道爲藉田令而必曰以賈貴妃弟似道爲藉田令則其發身非正任用非人之意可見矣特書于册深貶之也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理宗知似道之無賴有素矣知而用之則是理宗甘心於用小人也南宋之亡豈無自哉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海罕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如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

之後莫知其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發明　金人之禍上至社稷下至山陵中至君父誠萬世必報之讐也宋雖藉蒙古以克成功則祖宗之恥亦畧少洩矣葢祖宗陵寢隔絶百年今得視謁祖宗讐恥含蓄數世今得獻俘此皆臣子之至快中國之大伸耳蒙古雖屬強敵非宋世讐苟能謹飭邊備申固夙盟則國可常保宋未遽亡惜其甫滅殘金志益張大自入洛之師旣舉而兵革之禍無休矣豈不深可哀哉特書于册葢予之也

廣義嗚呼自常情觀之則孟珙之功誠偉也使非假蒙古之强而欲成其志殆恐其難矣紹興間設無秦檜之姦則岳武穆不必以弱假强而能獨收其功也必矣武穆之功一收則天地泰德業成賢人出普天之下莫非宋土率土之濱莫非宋臣而高宗中興之業雖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不能過也而武穆之豐功盛烈曾何忝於古之方叔召虎鄧冠諸賢哉蒙古雖云倔起不過元昊之徒耳何足憂乎臣閱史至此因喜孟珙之復讐而恨武穆之不遂故併及之

五月賜黄榦李燔李道傳等謚録其子

詔榦燔道傳及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

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撟言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撿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發明　前書追貶竑爲巴陵郡公此不書何不予其追貶也濟王見忌彌遠死於無辜抱恨泉壤久矣帝能追復其官爵亦可謂過而能改者焉前書賜黃榦等謚此書復濟王官爵皆所以予其能悔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

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説乃命趙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辛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顧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絶紛紛之説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兆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兆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蹟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屍掛

闕前槐樹上

發明 請復三京何以無貶詞三京宋之故地也書故將何予義也崔立背君降敵其罪已甚故

直書誅以正其罪崔立悖逆未幾身且不保然則偷生苟免者果何益乎雖然三京淪於蒙古固爲臣子之恥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歟倉廪盈歟人才足歟府庫充歟然後舉事猶慮弗及况蒙古以方張不剬之敵新與訂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強敵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蒙古之雲擾哉他日下詔罪己方悔前愆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

廣義　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况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

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

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發明嗚呼趙葵子才輕能無謀之心著矣前之請復三京者乃葵之凡弟既曰有志恢復亦當恪持乃心既入大梁不能固守蒙古甫至心喪膽落未聞與之一戰而乃接踵逃奔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兵潰者所以明其自潰云爾他日兵連禍結喪師失地誰實尸之綱目書棄汴而歸者所以正

其偷生苟免之意也

廣義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足定矣何其勇邪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倉皇逃歸何其懦邪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此特子陽之見耳理宗過聽而貽異日厓山之禍罪將焉歸書曰靜言庸違趙葵是也識者於葵乎何誅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

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金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廣義 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召者所以著理宗用賢之美也

冬十月陳貴誼卒○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發明 人主不忘講習是其盛心大學衍義乃德秀所謂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脩齊治平之業誠有國者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以臻此哉其與玩物喪志者異矣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廣義　抑考紹定四年七月沔州統制張宣殺蒙古行人蒞巴爾罕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分觀此則知其噬宋之心萌于胷中久矣譬則投種于地待時而發夫何理宗二趙不比之察回轅未絶即欲收復三京果何策哉況乎殄金之滅蒙古之力也宋亦何能令也宋之君臣不能反已惟欲勝人適足以招蒙古敗盟之責耳若然則直在蒙古而曲在宋也明矣致寇之至尚誰尤哉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

發明　桓二年書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君子譏其遠與戎盟至者危之也葢所貴乎中國

者以其嚴內外別尊卑辨上下明等夷可也宋既藉蒙古以滅金復勤三軍以啓釁然則既有啓釁之謀必有禦侮之策夫何不能自強而復通好以中國天子而通好於敵國豈不深可醜乎直書通好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爲棗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

陴浚隍葺訪軍實邉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困髙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城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必齊克汗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

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須洞斧擁出閣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輙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葛洪免名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

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名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名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庫騰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爾海侵蜀特穆爾岱及張柔等侵漢民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命姪莽賚扣征西域唐古妻庫濟代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發明　蒙古曷為書主以宋室偏安既不能為恢復之圖又復啓強隣之隙蒙古已據中原故從其本國稱也入者外之之詞寇者惡之之詞所以正稱名之分嚴內外之防也嗚呼宋帝自強搆怨

蒙古而使蒙古見責背盟棄好之釁江淮川陜日事兵爭失地喪師宋室益弱然則趙葵等首謀啓釁者可勝誅哉綱目書此所以志其名禍之始云

秋七月蒙古將昆布哈來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發明　走者匹夫之事賤之也子才身為大將親帥雄兵又非力不能及之比而乃效匹夫之行棄師而走不亦賤乎故書棄師走所以著其苟免之罪也趙范帥師拒敵敗于上閘則其正大之氣爲可想見噫全趙之勇怯分矣綱目之予奪公矣其旨嚴矣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乎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狥一時之節孰若虽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庫騰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責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悦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庫騰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凢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

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
善瀹馬光祖為參議官
質實
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讒阻而
得以置諸左右則高宗傳說之事可望矣夫
何君臣方遇而娼疾即生而使賢
者席不暇煖豈天不欲祚宋歟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庫騰入沔
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
救却之
稼在沔㫝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
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東路
之師多敗遂犄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
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

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彦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彦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彦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掎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具官而書殺所以明稼不失所守也沔州無

發明

備而高稼被殺可謂非忠乎救者未有不善

者也當時蜀將非一而未聞有救援之師獨友聞親帥六軍與之決戰遂救却之則其攘敵之功急君之念誠矣直書于册豈過予乎

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春正月蒙古將特穆爾岱冠江陵

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名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釐義既補出外又名之還如呼小兒然是豈當時待賢之禮邪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

高尚其志

了翁有焉

以陳韡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韡兼知建康府

嵩之兼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黄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

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刼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

趙范三官

仍舊職任

發明 甚矣宋之諸臣誠可謂昧於去就之幾矣所貴乎人者以其明綱常正倫理辨忠邪之分明逆順之勢此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棄綱常而不顧輕倫理而不恤忠邪之分不能明順逆之勢不能決抑何禽獸之足擬乎王旻等皆衣冠宿將戍守襄陽不能為君死守而乃乘時為亂以中土而啖强鄰背其主而事仇敵然則其惡不亦甚乎故書作亂所以著其叛逆之罪

廣義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

大之罪范也
何可勝誅

夏四月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眇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顧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

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闘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發明 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葢古之聖賢之料事不在於已成之後而在於未成之前夫有終身之憂然後可免一朝之患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理宗信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三京未復禍患先成邊境不寧師徒撓敗下詔罪已其及救乎是謂不能料事於未成之前而乃料事於已成之後此中人以下之通患耳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致謹於微哉特書于册

蓋譏之也

廣義昔秦穆公輕用杞子之言卒致三帥見囚於晉襄而有悔過之辭聖人録之於書㷀穆公悔過而秦後以昌理宗悔過而宋業以微何也蓋悔過之心無異而敵國之勢不同也彼秦之與晉地醜德齊者也宋之與元衆寡不敵者也況敵勢方強又非晉襄之比故穆公之師雖喪而後則無虞理宗之勢一失而後憂方大秦宋豈可以槩言哉後世之君欲信輕佻之徒以開邊理宗紀不可不讀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

克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遂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發明　嗚呼中原乃宋室之故土太祖之舊物高宗不競陷没金人金亡入於蒙古此誠宋室之不競也今而以汴宋之民爲蒙古所有以之而括民戶以之而定賦税侵尋不已至於滅亡豈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葢亦不得已焉爾

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墾田治兵邉備以飭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〇八月趙范有罪免

論失襄陽之罪也

發明　襄陽乃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藩屏誠宜守而不宜失也范輕能速禍以失要地則根本搖而藩屏徹矣然何而不喪師蹙國哉功懋必賞罪重則罰此又爲國之正辟也特書有罪免則其狥名責實之意深矣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揚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特穆爾岱欲坑士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

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廣義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惟一意從之則二人之優劣蓋可知矣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乞罷行簡免

發明明堂之祭不爲小矣大雨震電不爲常矣大抵陰陽和則風雨時自然災異不生禍亂不作今既大雨則是陰氣縱震電則是陽失節既縱而又失節則其變豈不甚可畏哉清之行簡皆位首相陰陽不和莫能逃責故特以可免例書之雖然與其歸罪於人曷若自責於巳是時賢否雜進外患交侵國事斷可識耳理宗何故責人則明而恕巳則昏也耶

○名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廣義與之識見不凡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抗疏力辭今年九月復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嗚呼位莫重於是官也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蓋以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况乎年壽既高敵人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辦也未幾奉祠不三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節溢于簡册可慕也已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庫騰遂入成都

曹友聞師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

制置使趙彥吶撤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以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兩軍素以緋表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揕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

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庫騰次于城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發明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畧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哉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庫騰兵離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䂓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䂓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發明　銳等之守文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援兵不至踰月而陷豈非忠乎故皆以全節予之雖然自蒙古寇蜀攻陷城邑當時帥臣未有能脩合從之職相為救援者徒使忠臣義士獨守孤城坐以待斃豈不深可哀哉時宋區區江左幾何土地而恣敵人之攻取不急救援之乎然則其武備疎畧亦可見矣

封陳日煚為安南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拒之

蒙古昆布哈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黄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穆爾岱於江陵

特穆爾岱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烈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事邱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部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發明蒙古入寇喪師失地獨孟珙敗之於江陵邱岳敗之于真州則二人之功爲何如哉書以

予之宜也

復成都

丁酉　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𡌴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發明　治鑑目録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藴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

道也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召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直書于

册深予之也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

贈少師謚文靖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没輒出土産良馬富者以萬計俗祀金華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莽賚扣師至亦騰吉斯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巴齊瑪克進兵圍俄羅斯默齊斯城皆降之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牥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牥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

發明

寧宗之時四書臨安大火然當時政事舛錯敵國交侵故天變所以形之也是時殲敵啓

侵伐之誅朝政有不脩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訴濟王之寃者而蔣峴鄙夫以爲火災天數無預故王噫君可欺天不可欺天可欺人不可欺臨安之境無故大火而乃以天數歸之則其逢君之惡何甚哉綱目書之得無意乎

六月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蒙古校儒士于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士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

政畧備民

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冦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昆布哈趨攻黄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爾斫牌杈木巴圖爾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爾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來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吕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至帳下遂累功勞起擢軍職

十二月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戊戌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黃夔施州

夏四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六月李𡌴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

月蒙古圍盧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鋭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撤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名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發明 建書院乃中國禮義之事雖蒙古而能脩中國禮義之事則是崇儒重道而知所立政之基者也豈非綱目之所深予乎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爲善不存軒輊之見而遂沒其善耳

廣義 嗚呼道學之有益于人國也豈小補哉益人有華夷之辨道無華夷之分中國用之則中國尊而外夷不能爲之侮夷狄用之則夷狄強而中國不能爲之固中國失此必亡其國夷狄得此

必昌其國是知道學者國家之根本生民之命脉宋自安石之後迭相攻擊不少假借至於理宗之世方得舒伸蓋以斬伐於前而不甚滋蔓矣相彼蒙古立國之初而能尊重吾道於干戈擾攘之秋耶益亦深契吾道之有裨于家國故也吁元之興也宋之亡也豈無自哉君子不以國之南北而沒其善可也孔子曰有教無類豈徒言哉

己亥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

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

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發明

語曰君子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以小知也蓋君子以小知而不受

以大受則是任非其才不幾乎有仇覽捿鸞之議小人以大受而不以小知則亦任非其才不幾乎有臧文竊位之譏要在人君知人善任可也珙自去冬爲京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荆門軍三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爲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不負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已之才矣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直書于册以深予之

秋八月以游侣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爾海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誓死守至是塔爾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笋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閬

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發明

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卒而具官所以深予之耳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孟珙諜知蒙古塔爾海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塤為國子司業

塤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目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

師

蒙古以温都爾哈瑪爾提領諸路課税

初耶律楚林定課税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温都爾哈瑪爾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鬭摶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庚子 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發明 彗者逆戾之氣所成兵之象也襄二十四年經書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

或發倉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國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今有彗孛之災而又大饑益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彗見營室則天之變形臨安大饑則民之災甚當時賑業之不備脩德之不誠亦可見矣然而下書蒙古張柔入冦則又變不虛生之微也人君知此可不反身脩德以應非常之變也哉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冦○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

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冝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擣其勢潛

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巴圖爾爲飛鶻軍覈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推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廣義 孟珙屯田之舉雖趙充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夏四月名史嵩之還○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隠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發明 蒙古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王檝進之也王檝兩稱名美檝也曰來嘉服義也檝凡五至皆欲通兩國之好息天下之兵其意善矣蒙古而能求通於中國此綱目之所予者故稱名曰來以予之如春秋書楚屈完來盟同意

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

子忠濟嗣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發明　龜鑑曰尊祀黃耇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教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㕘五賢當世之大儒禮宜從祀安石當時之小人法宜進黜理宗一尊之一黜之然後人心正天理明而邪說淫詞不能加喙於其間矣儒學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衆褒先儒其審諸此歟好善惡惡天下至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今善者好之惡者惡之則是得好惡之正理宗豈非發祖宗未發之典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夫人固不可以勝天然而能勝之者以天之未定

耳迨夫天之一定則人之紛紜舛錯者必將勢解力散退伏之不暇何勝云乎哉昔王氏以妄婦之道蠱神宗而神宗恬不知省由是得以鼓其邪說以聾瞽一世其閒道德君子鋤治箴揭之殆盡故王氏之說盛行於當時閒有廉恥弗顧急於進取者悉從其說以饕富貴均以聖人目之何其盛哉此人衆或可以勝天也今焉理宗信道篤而見理明觀其詔辭何其專且敬耶於是尊崇群賢追封高爵陪祀聖人顯榮萬世尊正道辟邪說如集冠裳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抑何其盛耶此天定所以能勝人也嗚呼人能勝天不過勝於一時天能勝人實能勝於萬世理宗能以天勝乎人如此則其賢於有宋歷世之君也多矣

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高麗王㬚以族子爲質于蒙

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瞮親朝畱罷兵至是瞮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則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若理宗者亦可謂中與有道之令主矣

○冬十月蒙古以伊囉斡齊行省事于燕京

十一月蒙古主烏格台卒第六后尼瑪察氏稱制

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

烏格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减是年二月疾篤脉絶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温都爾哈瑪爾進酒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實勒們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

遂稱制於和林實勒們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爾海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城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欵于蒙古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火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發明　田世顯以城降敵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既執不降舉家死義迨至檻送漢州俾降王夔覲其大呼之言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敵竊禁利於一時受唾駡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十二月余天錫卒○蒙古使伊埒默色等來至淮上守

將囚之

蒙古使伊埒黙色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黙色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閒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黙色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發明 行人所以通兩國之好國之安危繫焉誠不可以沮抑之也今既囚之則是失交鄰之道啓兩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宋因敵使而致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哉故直書囚以譏其失

壬寅 二年春正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廣義　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遽爾輕佻强敵以基亡宋之禍罪莫大焉今也理宗不科其棄汴逃歸之罪反以同知院事其昧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諾延耶律珠格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狥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蒙古伊囉幹齊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

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刋
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
身

發明 是時伊囉斡齊行省燕京惟事賄賂分及姚
樞樞以爲君子矣可以肯取一切拒絶益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由是辭職而去隱於
蘇門誠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矣讀書鳴琴
何以踰吾性分之樂哉故書棄官隱於蘇門則其
浮雲富貴敝屣功名舉天下勢分之樂一毫無有
動於其中者爾
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 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
其所從也然樞以金之亡臣而仕蒙古則已
昧其所從於始矣今則翻然悔悟棄官就隱所謂
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樞其有焉

夏五月趙葵罷〇六月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處善類不勝於處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以别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

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寛容内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〇九月朔日食〇冬

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發明 嗚呼殺戮之禍至是極矣宋室不競而使蒙古之徒侵擾華夏憑陵之氣荼毒生民既陷通州則亦已矣而又驅一城生靈陷鋒鏑之下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爲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罪可勝誅乎故綱目直書屠以著其暴

○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

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户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十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遇其材而任之遂於利閫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廣義珎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葵筆多矣為時名將夫何愧哉

三月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凡瑪察氏稱制温都爾哈瑪爾專政事推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温都爾哈瑪爾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負出人表止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宋子貞曰元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政事不知其何如耳

發明　蒙古之臣卒而未嘗具官此獨具官何録賢也是時凡瑀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不行言亦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寃哉故書以憂卒則其抑欝不得伸之意可見矣

廣義　楚材失節之臣也臣既備論其所由於前矣綱目於此而書曰以憂卒者所以誌其不克令終也夫既不能善其始又不能善其終雖有周公之才美何足觀哉

蒙古以汪世顯爲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爲多至是庫騰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凉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入蜀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

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時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之時予設險也釣魚山城而蜀始可守矣故書予之

廣義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盡矣向無璡璞兄弟之嘉謀惡能以成厥功哉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玠誠有焉

甲辰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

癸明綱目凡書賜及第分注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而分注皆畧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一時猥鄙而不足紀所上之策或一時浮靡而不足錄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留夢炎及第分注皆削而不書哉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元則其素之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要當詳察焉

○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大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諂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明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

於隣國也臣愚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桑而已疏出史嵩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黄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嵗則貽一嵗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非徊奪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裹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恐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遊士之籍

發明 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乎遠先正乎近左右不正難以言治是故孟子之告滕君曰歠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為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即營起復此烏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衆論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書以識之

廣義 昔周之季尹氏世秉國鈞為政不平將覆宗國故家父作詩以刺之東萊釋之曰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今宋之史氏亦秉鈞三世矣其所任用者非姻婭則險邪然其

亂宋之政濁宋之朝傾宋之國其與高之尹氏何以異哉今於其父喪未終而復之無乃長其姦之甚乎嗚呼史氏之心廷臣知之四學生知之路人知之而其溺而不知者獨理宗耳然所謂之知者何知南宋敗亡之禍必㨂於史氏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乎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爲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技去險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

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潜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

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于祠餘各貶官有差

發明淵等附麗嵩之盤據要路頤指氣使靡所不為公論之不行久矣蓋欲服惡薦先剪羽翼欲去大姦先黜同類同類不黜則夤緣為非大姦雖去而猶未去也故淵等既削其官而又書有罪以深貶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狥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

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乃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數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湫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乙丑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發明 杜範爲相僅五閱月而弊政修俗亦爲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範爲左丞相初無美詞至是範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詞比事之意也與唐楊綰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寃詔給元

杰漢粥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粥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父刖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紋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發明　甚矣小人之中傷善類也同已者親之如兄弟異已者視之如仇讐姑即寧理兩朝小人觀之韓侂胄專擅政政忌趙汝愚之異已譖貶衡州中毒而卒史嵩之竊美國鈞忌徐元杰之異已雖未譖貶中毒而卒甫隔兩朝如出一轍益由小人之行貪位慕祿乃其素志妒賢疾能又其本心一旦從而論之然而罷之則其患失之心寧能自已故切齒以怨異已之人必欲寘之死地然後可

以快其私憤耳噫理宗不競而使左右之正人為姦臣無故而害當時群臣既不能詰理宗又不能討而君子死於無辜小人益肆暴虐豈不深可惜哉直書暴卒其義自見

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冬十一月以陳韡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蒙古定宗貴由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蒙古擾亂至是十餘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戒警之又十餘年而咸淳改元宋祚益弱自是強敵橫行宋室遂滅孰謂天道無知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始可以

見君子書法之意深矣

○二月范鍾罷

鍾爲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恊力辭而去

夏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

庫裕克太宗長子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即位于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挍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昔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發明 史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魄無覊不學無術之似道爲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蒙古冠京湖江淮之境此其驗耳可見君子小人平日辛未能别迫至臨大事决大謀則君子小人於斯而判矣吁可歎哉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獨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宫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于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冦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户史權等耀兵淮南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黄州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游侶罷○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

韡兼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别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寀罷○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庫裕克卒后烏拉海額實稱制

庫裕克年四十三卒于抗錫雅爾地廟號定宗時國内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

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烏拉海額實抱庫春之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發明

前書第六后尼瑪察氏稱制此書后烏拉海額實稱制則禍貽之伏其來久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綱目特舉而書之於册者所以為後世戒且於母后乎何誅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别之傑罷

己酉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

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陳韡罷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黄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内降聖旨宣諭删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發明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正宜激濁揚清一新政令之時也而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則人皆以爲言而獲罪言之何益率天下之人而禍其正言者必是之舉矣舜之所謂大知者以其不

自用而取諸人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聞分邪正之等而禁之者也人君在乎察之何如耳今既禁之則言事之臣必曰我之言未審是歟非歟雖有忠言亦將括囊而無咎矣孰肯爲之盡言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冬十一月應䌛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廣義孟珙之於似道其賢不肖相去遠矣理宗於孟珙之卒而即以似道代之則宋事之不克濟益可知矣嗚呼趙宋東南之日誰其失之可哀也已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稍息寖以驕恣而

鄭清之再相因從臾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發明 莊八年秋書師還君子以為譏久役也余玠輕舉大衆妄動久役至興元而頓兵不進遇蒙古而無功乃還則玩兵耀武欲為不果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書出兵至興元而還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志存恢復則必勇往何以甫出而遽還予綱目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辛亥 十一年 憲宗莽賚扣元年 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蒙古主莽賚扣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蘭哈達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實勒們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實勒們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烏蘭哈達等不聽共推恭賚扣即位于奎騰教拉之地追尊其考圖垒爲帝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恭賚扣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烏蘭哈達蘇布特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漢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彚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

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閒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

廣義 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于蘇門若無復有仕進行道之心者蓋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也守道之不堅也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亦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

發明 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欲布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之擅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況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爲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榮死安無復譏判何以懲戒乎小人哉

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孟克史天澤揚惟中趙壁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名福聽約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揮大梃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廣義 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道之心矣其如出處節義何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爲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多齊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多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多齊亦貴用事

發明　所貴乎立國者以其有先後措施之節也蒙古初事草創中土未得盡入版圖干戈未息不思勵精圖治撫綏勞來遽以納摩爲國師豈欲效先王以神道設教之意耶是其先不急之務舍本求末以資實福曾何足語于治天下之道哉蒙古習俗固然無足怪者然既據有華夏當以民生吏治爲先顧乃崇尚虛無又使之佩帶金符省視民瘼開後來干政之漸此舉實作之俑也故特書之以著其非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城汚州

發明築城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敵所據一以著邊將之令為敵所因也與唐書吐蕃作

三河橋同意

○蒙古主莽賚扣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實竄實勒們于摩多齊

莽賚扣以諸王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后克勒奇呼塔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實勒們于摩多齊之地

發明實勒們太宗之孫太宗臨殂命立為嗣則實勒們禮所當立也諸王皆以為言因烏蘭哈

達等不聽推莽賚扣則是諸王之言爲是而哈達之言爲非莽賚扣憤諸王異已疾故后之厭禳一陡之一殺之一竄之果可以欺天下乎故綱目皆以無罪例書所以著莽賚扣之罪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劒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淦清叟言漢閩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發明大水首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君上爲陽臣下爲陰朝廷爲陽后宫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是時蒙古竊發於外戚宦充滿於內小人衆間於中而陰沴之來必矣嗚呼人事無形

而難知天變有象而易見人事始乖於下天變即形於上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君其可以為常而忽之哉欲弭天變先弭人變正此之謂也夫豈無其故而綱目書之欲使後之人主遇災而懼無敢怠荒焉耳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盖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與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觧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吳潛罷○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發明 蹇之大象有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當蹇難之時而能反身脩德此又聖人之所貴也是年夏有陰沴之形至冬而有火災之變帝能恐懼詔求直言亦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使其自此而擴充之則可以回天命於將墜延國祚於未頹而古人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惜其徒有求言之心而無聽言之實也此其所以無救於滅亡之道歟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群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為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王夔師所部迎
余玠班聲如雷
江水為沸雖僞
形容之辭涉于

蒙古兵渡漢江冦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二月

朔日食○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發明前書蒙古城沔州此書蒙古城利州則且耕且守而蜀土浸不可復矣宋室不競而使強敵竊據要地豈不深可惜哉一書再書哀中國也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

誕妄矣他如矢大如椽山崩則江水不通鎖鐵以為橋畫地為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舉又張貴募士伏水數日不食手能鑿船敵船豈皆聾瞶無一覺者伏水數日而又不食恐非人所能也徒為奇闗之說以新耳目揆之情理皆不足信

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秋九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發明　暴卒者不得其死之詞余玠治蜀措置有方邊民悅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也玆因讒忌即命召還於人心寧無不平之氣乎未幾仰藥而死蜀人悲之苟非素得民心者安能若是哉故書暴卒所以惜玠而罪宋也其旨淵乎微矣

廣義　余玠者蜀之長城也玠卒之後蜀豈復為宋有哉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也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

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蘭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索和爾圖一出降兵威所加無不款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蘭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爲蒙古所據

發明春秋齊侯襲莒言掩襲而取之也余晦遣兵數萬往城紫金不能周慮萬全而乃爲敵所取噫紫金蜀之要地而棄以資敵則西蜀安能保障乎然則余晦之罪不能辭矣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籍録玠家財以犒

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廣義　玠立功西蜀不爲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況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其子昌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爲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發明　加不當加也淳祐十年書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使此獨書加者蓋同知樞密執政之漸以道不學無術以任兩淮制置已爲過望安可使之知樞密院乎且夫職者天職也祿者天祿也天子代天理物人臣弼亮天工皆使之共天位食天祿所以至公無私必賢而有德能而有才斯爲宜

〔前略〕
苟安可以已之私，既而加天之爵祿哉。厥後養成亂階，卒爲亡國之本。是益不能謹之於微，以致其盛而難制焉。自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戚畹尤宜加察，而不可使之專執朝政。於清明之時，然後天下庶可得而治也。此皆已往之失，而將來之所宜戒。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撿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敵人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荊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倚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時伊埒黙色已死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煅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値西蜀多故之秋正朝廷用人之際録功隱過此其時也况無故而恣行誅殛乎余晦因惟忠所輕心生懟憤羅織其罪誣奏於朝理宗不能察其非群臣不能究其枉煅成其事殺諸市朝豈不深可哀哉直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著宋之失政刑矣

廣義余晦之非人望素矣今又不能自反而誣陷無辜其逆理不亦甚乎分注備載惟忠之究于以見陽施陰報理所宜也夫何惟哉

冬十一月呼必賚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輝和爾人少侍呼必賚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

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

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内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

衆以連歲動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衆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衆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衆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顧聖明覺悟天意可回

帝納其言

發明　迅雷疾電正月而迅雷大變也震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

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熒惑亦爲之退舍此皆恐

懼而能脩省者也帝因迅雷而罷元夕張燈然亦末務非究其本也必若訪求直言以輔政之闕失去其邪回以肅朝之綱紀然後憂勤惕勵省身克已則天變於我乎弭矣罷其張燈又豈可爲弭變之道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意耳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荊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辭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廣義入洛之師起於趙范趙葵之輕佻成於鄭清之力主其說而子才等不過爲從者耳今也舍渠魁而治脅從其何以服人心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理宗其昧於此乎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常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嘉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雨土

詔不許傳

措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發明　雨土者雨而土也土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地震大水者陰極敵人竊發之類也雨土者小人將擅國政之徵而地震大水者又蒙古侵軼之應未幾有似道蒙古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徵焉可誣也而宋之君臣方且皆𡨚於豫弗克自強而天變屢形不幾乎入於荒唐之事矣豈人君敬天勤民之德哉比事而書其義自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發明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常閹事至理宗始以宦者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譬斂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是公行幹辦白晝使之行刼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如唐書以宦者爲宮市使義同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寅緣閹妃及内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屬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伸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内司止于

供繕脩比年輒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横自今始書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發明人君既知臣賢否得失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為姦人所譖奮然誅斥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向使理宗當洪天錫上言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嘉而敕之則真偽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理宗曾不及此遂墮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為天子直諫者哉綱目於天錫之罷初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

可書耳方叔清叟旣居宰輔不能救援雖譏誚而
死然不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闇時艱之義故
也然則是舉君臣俱有
其失豈不深可惜歟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所向
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
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
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
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
定之孫也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所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壄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于遠州

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頽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豎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

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廹之出紿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踉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

發明逐者强逼之詞所以著其無君也自古小人之陷君子不過讒譖也誣罔也中傷也羅織也然後假公營私或黜貶於遠方或廢棄於散地或罷其祠祿或錮其子孫然未聞調隅兵圍第驅

迫之出者此葢小人妬悍專恣之心勝耳嗚呼天子在上百僚在下而臺諫擅逐丞相天子不能禁百僚不能言獨陳宜中等雖無官守言責之寄乃存好善惡惡之心上書救楒皆遭貶竄抑何罪耶是時公論不行邪說暴横理宗亦可謂寄生之君矣安得久而不亡其國哉故夫書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所以罪其專輒書詔罷槐提舉洞霄宫所以識其不明書竄太學生陳宜中等所以予其倡義綱目之旨其嚴矣乎

廣義丞相者即有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也上佐天子下理庶物天子之下萬民之上居廟堂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豈權臣得以相侮者哉况大全素無汗馬之勞又無人望清譽特以理宗晚節不君私昵過寵之極故得以濁亂朝綱而肆其兇惡耳若推其極至於齊之田曾之桓葢有不難者

矣彼陳宜中等不忍朝政廢壞故中心有激極詆大全之姦扶綱常也且諸臣百工旣畏大全之勢而不言太學生又不言則是視其君如路人矣請聖賢書所學何事今六人爲公論所惜而有君子之號則彼不言者皆小人也而理宗朝廷不得爲朝廷矣嗚呼東漢之末而有八俊八厨八顧八及之名故卒至于淪亡而不可救今宜中等不幸有此徽號殆恐元雖不南而董卓曹瞞復起趙氏之蕭牆矣噫復君父之讐者理宗也貽亡國之禍者亦理宗也理宗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君子惡乎取

秋七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禄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納鮮欲寛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發明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茍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則財又其能足乎益冗吏多則蠶食衆蠶食衆則賦歛繁賦歛繁則民生瘁慶歷時以三百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禄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誠以汰之以省費也朱熠言之理宗不悟又豈善於治國者哉

直書不報深貶之也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礎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發明 治國者當正肅朝綱朝綱不正難以化遠而小人得以竊其權衡生民有以罹其塗炭四海不至於擾亂者幾希矣是時理宗惑於群小利心益熾乃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之錢則是甚失國體而朝綱爲之不正矣吳槃上疏極諫言甚切直理宗苟能明此則當嘉吳槃華獎政可也惡而罷之謂之何哉故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耳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

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時有蜈蚣之謡至是自京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勒達爾行省事于京兆

或讒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勒達爾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鍜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經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除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

廢

蒙古冦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掠漢江北沮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陝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須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五月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古將烏蘭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蘭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煚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

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

因屠其城留九曰以熱不能堪班師

發明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蒙古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取其城邑則已必屠而滅之然後可以快其憤哉此其所以習于殘暴而非王者仁義之師嗚呼綱目之書法嚴矣

秋八月以張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蒙哥恭賚扣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額呼布格守和林

諸王伊遜克駙馬約蘇爾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額呼布格居守和林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塔齊爾攻荆山又詔烏蘭哈達自交廣引兵會

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孛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沔州頴呼布格呼必賚之弟也

廣義特書蒙古主分道入寇使其弟守和林是中國盡為蒙古所有之機也故特書之以見親率軍旅空國而來宋欲不亡得乎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獘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音諤德齊以爲言蒙古主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張礎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松江制置辟召寮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言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耨呼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哈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呼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呼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揚大淵等守劒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達哈死耨呼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發明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內不言敗謂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是時敵勢漸逼內外洶洶擇之分遣諸將禦于蜀口既復成都戰而敗績則其志亦可嘉尚也已苟使其功得成則南宋之氣庶幾少伸春秋所謂義戰者此類是也故書予之

蒙古入西域平克實察爾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實喇伐西域至是實喇以扎木諾延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十餘國轉鬬萬里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秋九月蒙古主莽賚扣入劍門冬十一月陷鷲頂堡諸城

耨呼聞蒙古主次漢中留密喇卜和卓劉哈瑪爾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進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馬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摩格塔齊爾道畧地還引兵來會

發明嗚呼蒙古之强至是甚矣宋室之衰至是極矣自蒙古寇蜀入劔門陷諸堡如入無人之境守將迎降者十有八九戰死者十無二三而使全蜀之地相繼陷沒兩川之民委於鋒刃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當時之事勢亦畧可觀也據事直言深惜之耳

林存罷○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發明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是時蒙古入寇中原

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以道爲兩淮宣撫蒙古陷漣海罪固當罰況草昧之時尤宜正法理宗乃以祖庸之受從而赦之是使不忠之徒横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書請罪書詔不問以深貶之葢謂之詔不問則其咎固在理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不忠罪猶且釋之况下於不忠事者乎其與唐書將軍王去榮有罪敕免死同義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士璧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恭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

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濟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發明 既曰守將則是固守城邑乃其職也以城降之果何義乎背其君父以臣于人低首下心於仇敵之前卑詞靦面於蒙古之主非至無恥者弗克屑為大淵既任專城不能守君之地而乃以城降之則其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册深罪之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吁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